

道聲
出版
社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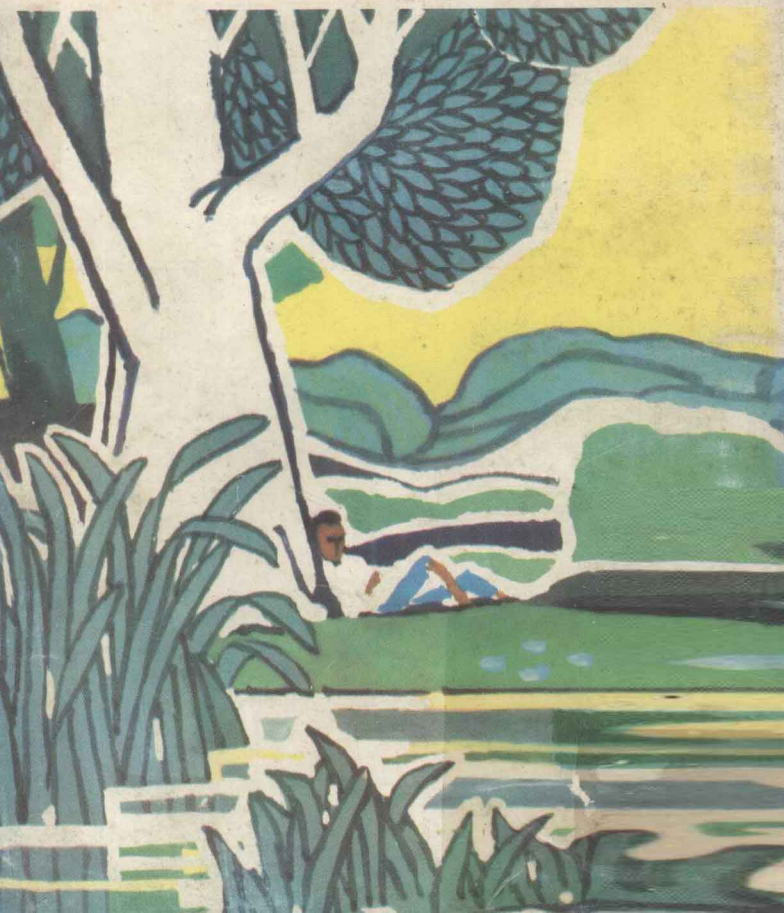
滌

然著

青草地

顏路裔主編

短篇小說集



滌然著

青草地上

(短篇小說集)

道聲出版社出版

道聲人人叢書

▲定價每本港幣一元
▲海外 每本美金三角
四本美金一元

青草地上

主編者：顏路
作者：然裔
出版者：道聲出版社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五十號A

門市部：K八八四八〇六

發行部：K八八七〇六一

▲台北新生南路一段一六號之一

電話：二〇七二〇

印刷者：新雅印務有限公司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 (5,500)

▲版權所有▼

Price: HK\$1.00@
US\$0.30@ or
\$1.00 for 4

Taosheng Everyman Reader Series

IN GREEN PASTURES

General Editor: Louis Yen

Author: Evelyn Shih

Published by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50A Waterloo Rd., Kowloon, Hong Kong. (Tel. K-887061)

144-1, Hsin Sheng So. Rd. Sec. 1 Taipei (Tel. 20720)

May, 1970 (First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TAOSHENG EVERYMAN READER SERIES

In this series of pocket-size paperbacks the 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 provides wholesome books for the general reader.

Special effort is made to attract and lead the non-believer into the way of truth and grace.

Short and easy to read,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TERS books are about 100 pages in length and are modestly priced.

The complete set of 20 volumes is now available. Attractively packaged in colorful cartons they make handy sets for use in the home, library or office. Besides meeting the needs for leisure-time reading they also make a welcome gift to friends, both young and old.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financial help in producing TERS books given by the Luther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封面設計：嚴 以 敬
Cover Design: E-King Yen

編者序

去年夏天，我們出版了滌然女士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柳岸琴聲」，極受讀者歡迎，一年之內印行了兩次，銷數在五千以上。

在出版「柳岸琴聲」的同時，我就着手與作者商談出版她的第二與第三本短篇小說集，結果就在一年之內實現了這項計劃，那就是「青草地上」與「昨天的夢」同時出版了。

實際上滌然女士並不是一口氣便寫完了這三本書，她的大部份材料已經在過去十年之內就寫好了，這次不過是委託我將它們搜集起來，加以編排、整理、與付印罷了。

在這本書當中，也有三篇舊作：「夏天的問題」與「平安夜」曾在「青年良友」發表，「雨濛濛」曾在「晨光報」發表。我要特別感謝宣道書局及晨光報允許我在此轉載。作者向我解釋說，「平安夜」與「雨濛濛」兩文她曾採用不同風格的寫法，因此對它們有些偏愛，囑我務必將它們收在集子裡面，希望讀者們予以特別注意。

我常覺得宗教文藝作家與作品太少，不獨我國如此，就是國際圈子裡亦復如是。小說中長篇中篇反較短篇為易，因為短篇特別需要經濟的手法與按巧。我們這套叢書既以短小，輕鬆、有趣為原則，滌然的短篇小說稿在我看來真是鳳毛麟角，十分寶貴的了。

青草地上

式

在這本集子裡面有四篇新作，每篇平均一萬字，是過去一年中特別請滌然女士爲本叢書而寫的，就是：「青草地上」，「妻患」，「我的朋友張」，「三連音」。

我覺得作者在這些新作裡面所表現的按巧更爲成熟，好比說，她在「青草地上」寫女王老五的悲哀，寫得入木三分，令人驚歎；非但如此，她在「妻患」一文中，又把男王老五的悲哀寫得淋漓盡緻，真是令人稱奇，因爲她對男女心理的窺探竟能如此到家！

我將這個集子定名爲「青草地上」，不獨因爲它的第一篇是這名稱，也是因爲我常覺得詩篇第廿三篇是今日客居異國的同胞們的大安慰：「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這名稱也能見證神的榮耀，因爲祂在這動盪的世界一直帶領着祂所喜愛的兒女。這個集子亦可視爲「柳岸琴聲」的續篇，因爲它大部份的材料是以僑居美國的國人爲背景的。雖然如此，它並沒有表現甚麼洋味，作者是以豐富的情應描寫這個時代一些流浪者的心聲，故最能抓住讀者，緊扣讀者的心弦。願千萬讀者能從本書獲益。

顏路裔序於九龍窩打老道山麗晶樓

一九七〇年五月。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

詩篇第廿三篇

青草地上目次

編者序

一、青草地上·····	一
二、妻 患·····	一八
三、我的朋友張·····	三七
四、三連音·····	四九
五、夏天的問題·····	七三
六、平安夜·····	八四
七、雨濛濛·····	九三

青草地上

(一)

素玉真是個典型的中國女孩子！這句話到底是恭維還是責難？是欽佩還是感歎？連素玉自己也愈來愈感到迷惑了！

剛到美國的時候，這句話百分之百是讚美，那是毫無疑問的。那時素玉有一頭烏亮的頭髮，在那一羣棕栗黃灰，各色雜陳的美國女孩子中，顯得份外奪目可受。同房的兩個美國女孩子常常誠摯地羨慕她說：

「你們中國女孩子真好運氣，不用掛心頭髮的顏色。」

素玉看見她們又是染髮，又是配色的忙來忙去，也真覺得自己的黑髮簡單大方。尤其是近年來時興直髮垂肩，素玉更加舒服，連電髮的錢都免了。

除了頭髮，素玉還有一張典型的中國瓜子臉。單眼皮，不高的鼻子，小小的嘴。嘴唇中常露出兩顆犬牙的尖端，左右平衡地排着。看相的也許會說，「犬牙外露」是缺點，但許多人都承認這一點特徵實在增加了素玉的嫵媚，使她那並不很漂亮的臉孔有一股吸引人的氣質。

可是，素玉並不想吸引人，她是個典型的中國女孩子呀！記得嗎？她只想安安靜靜地唸書，本本份份地過自己的生活。父母送她來美國唸書，她就乖乖地念，希望成績甲等，使父母快樂。她仍然用中國那一套老辦法，死念死背，什麼科目都背個爛熟，果然成績不錯。雖然教授們常常給她的評語是：「太安靜，從不參與課堂討論。」然而她選的是圖書館，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與創造力，教授也無從扣她的分數。

成績優等畢業了，素玉馬上受聘在市立的公共圖書館裏任職。因為是中國人，天性文靜，又有些中日文根底，於是分發到目錄科工作。圖書館本是個孤寂的工作，素不爲愛熱鬧的美國女孩子欣賞；而圖書館裏的目錄科更是孤寂又孤寂的工作。坐在比冷靜的圖書室更冷靜的辦公室內，真是人影子都見不到一個。難得有一次一個老同學來看她，在轉灣抹角，重重禁門之內，終於找到她的時候，那位同學開門見山地指着她大嚷：

「我看你是老處女做定了的啊！躲在這種地方辦公！我真不懂你們中國女孩子，要做圖書館的工作也做一個碰得見男人的地方呀！你看看你的女同事，她們都是結了婚才來做的呀！把你派在這麼一個地牢裏，他們在欺負你，知道嗎？你真是個典型的中國女孩子！」

素玉這個時候已經對這句話起了懷疑了，雖然她自己不覺得受了欺負，但老同學的話却句句是事實。那麼，在美國人的眼光中，中國人是好欺負的了。她覺得事實上並不如此，她

裏面却是有一點硬脾氣，或者說有一點點的固執，是別人無論如何摸不到，打不倒的。

記得在學校的時候，同學們也替她安排過舞伴來邀請她去參加舞會，她總是一概拒絕。她不會跳舞，也不想學。到舞會去結交男朋友，她更加覺得可笑，那樣鬧烘烘，瘋癲癲的地方，會找得到真心人？

在同學們百般諷罵勸說之餘，一位同學問她是不是爲了宗教的緣故？她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只不可置否的點了點頭。她自己實在沒有把這個問題聯想到犯罪上面去，不過想回來，也實在是小時家庭的宗教背境，使她討厭舞會這樣的場合。這麼一來，同學反而不來麻煩她了。美國是最崇尚個人自由的，爲了宗教而放棄享受，這是她們所能了解的。

談到宗教生活，一般人都說，到美國來靈性變得冷淡了，素玉却覺得相反。她到了美國，才實際體驗到倚靠神，體驗到信心的生活。從前在家裏的時候，宗教生活不過是一個習慣，現在，習慣才激起了心靈的深思與共鳴。神與她同在，神一直照顧她，這是她體驗到了的；因此她深信，神也會爲她預備一個伴侶。

可是，神預備的在哪兒呢？到哪兒去找呢？工作的場合當然沒有囉！從前的男同學又都失去了聯絡，只有到教會裏去找。教會裏的壯丁一向是少而又少的，學生查經班與青年團契也都是陰盛陽衰，沒有一處例外。素玉並不太漂亮，又不愛打扮，更不愛說話，很難惹起人

家的注意。幾個注意到了她的人，却又都是年近半百的王老五。這些人以往的經歷不明，不知道是大陸仍有老婆，還是什麼樣的變故，使他們今日仍然未婚。素玉對他們本沒有什麼好感，也懶得去打聽這些，來一個「不予理會」算了。

如果其中有一個對素玉死命追求，也許素玉會心動的。但在美國，大家都出奇的忙，誰還有剩餘的精力來死命追女孩子？美國女孩子是不用追的，對中國女孩子客氣一點，來幾次電話。如果幾次電話都嚐了閉門羹，那已經到了客氣的最大限度了，誰還有精力繼續下去呢？

(二)

隨着歲月的轉移，素玉不着急，倒是周圍的人替她着急起來了。父母交托的朋友，牧師與牧師太太，遠房的親戚，同事，同學，同房的朋友，教會中相熟的人，都在替她介紹。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女孩子啊！不知聽過多少次人家這樣的介紹。在說的人也許是稱讚，因為沒有媒婆說壞話的；但聽在素玉的耳裏，越來越不是味兒。就因為自己跳不出中國女孩子的典型，才需要人當貨品來介紹來兜售哩！是的，許多女孩子不是變成比美國人更美國化嗎？她們穿的裙子比迷你更迷你，畫的眼線比妖后更妖艷，有的居然公開帶男友回來過夜。當然這些都是非基督徒的行爲，但許多基督徒也前進了不少。比方，將搜索的目標擴大到美國人

羣中去，到非基督徒中去。對於前者，素玉並沒有什麼種族歧視的觀念，不過，跟中國人都格格不入，又談什麼外國人呢？有的女孩子是說，玩玩嘛！也不一定需要結婚，美國人大方些，對女孩子又懂得禮貌，情感上也洒脱得多。素玉自己就洒脱不來，有什麼辦法？

對非基督徒，素玉心中的那一點點固執又硬起來了。她相信伴侶是神預備的，神怎麼會預備一個非基督徒給她呢？絕對不可能！就是基督徒，她也相信神所預備的必是她心中所喜愛的，不是人家拖來介紹給她，硬塞給她的。因此她對於別人的介紹起了反感，不僅是對象不屑一顧，就是介紹人，她也不給她們好臉色看。

漸漸地，她的懷疑心越來越重，自卑心也越來越大了。誰請她去吃飯，她都以為是叫她去相親的。逢有單身男人在場的地方，她都迴避。甚至團契也不去了，做禮拜遲到早退，就坐在門角的位子上。即使如此，她還是覺得人家在背後指指點點的：

「這就是我要介紹給你的梁素玉小姐呀！」

「快三十了吧！還沒有對象呀？」

「哼！也不知道擺什麼架子？又沒有美國公民權，又長得不漂亮，是哪一樣值得她抬高身價？」

「我看難囉！年紀這麼大了！還不肯將就一點，叫別人怎麼幫忙她？」

到今天爲止，不結婚在社會上仍被視爲畸形，儘管社會上有很多畸形的婚姻。一結了婚，好像畸形的人就變成正常了，不管他的婚姻生活是否正常。其實許多醉心於事業的人往往忽畧了婚姻，他們都是正常而快樂的。與其做一個畸形婚姻中的正常者，不如做一個正常獨身生活中的畸形者。素玉想到這裏，便在工作上大賣其力。一方面儘量做超時工作，一方面再唸書，把自己弄得一點社交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素玉並不快樂。人家醉心於事業是自發的，她是自逼的。回到家裏，想想自己努力的結果，並沒有成就什麼的滿足，只覺得活着沒意思，爲了幾個錢這樣拚命不值得。父母並不需要她供養，又沒有弟妹好栽培；她是家中最小的。她覺得空虛，鬱悶。她需要生活上的調濟，她需要一個目的而生活，換句話說，她需要愛與被愛。她需要一大片青草地，讓她自由自在的休息享受；有時她又覺得她需要成爲一片青草地，來撫養她所愛的人。

(三)

終於她病倒了。在工作的地方突然昏倒，惹得那些美國人大驚小怪地叫了救傷車來把她送進醫院。其實她是疲勞過度，那天早上沒吃早飯，又碰上月經來潮的日子，一時虛弱昏厥。照中國的老法子，搽搽萬金油，喝一杯熱茶，也就沒事了。但美國人的衛生習慣，非要

來個全身體格檢查不可，尤其是在工作的地方昏倒，搬出一大堆勞工醫藥保險法令來，更加沒有醫生敢簽字讓她出院。

這叫做強迫休息，素玉也只好安心養病了。想不到她企盼的青草地竟是白色的病牀，真令人啼笑皆非。病本來就沒有什麼的，專家們却沒有一個願意放鬆他那部門的嫌疑性，於是查血查腺，做腦部試驗，做心部試驗，每天早上都要亂忙一頓。沒病也要搞出病來的，這是醫學發達給與人類的刑罰。還好下午晚上，素玉可以自由地睡覺，思索，看電視，與鄰床的病友談天。

這位病友真愛說話，頭一天便自動地把自己的身世源源本本背給素玉聽。她本來是個社會工作者，專門訪問少年罪犯的家庭，學校，然後寫成報告交給福利部，讓法庭根據這些資料，決定這些孩子的去路：該送感犯院或是交還監護人看管。她辦事能力很強，工作成績也不錯，漸漸升級到主管人的地位。可是，就在人人都羨慕她，稱讚她的時候，她突然厭煩了這一切，她需要一個徹底的生活上的改變。她搭上了往歐洲的遊輪，準備在各地旅行一年，誰知在船上碰見一個會獻殷勤的男人，就這樣糊里糊塗的結婚了。

這個男人成爲她一生的痛苦。他好吃懶做，會花錢，愛喝酒。素玉問她爲什麼不離婚？離婚在美國人不是很隨便的事麼？她說：

「你沒有看見離婚都是有錢人搞的玩意兒嗎？我這個每天要上辦公廳的人實在沒錢也沒時間去弄這一套。有些律師專門替人家辦離婚手續的，實際跟對方的律師勾結，特意延宕時間，可以多拿點錢。反正我們沒有孩子，我也不需要他的贍養費，就這樣拖下去算了。」

她又接着下結論說：「所以結婚是年輕人的事，不要等到年紀大了才胡亂抓一個。現在有人向你求婚的時候，要好好考慮，因為也許有一天，沒有人會請你考慮了。」

這些話如果出自平日朋友的口中，素玉準會拂袖而起的。但現在是出自一個陌生人的口中呀！爲什麼會碰上這麼一個病友？爲什麼她要跟自己談這些？素玉在細思之餘，覺得這是神藉着這個多嘴的洋太太跟自己說話。她好像記得母親拜托的那位長輩曾經說過：

「美國的社會情形與東方不同。在東方，不結婚不會覺得寂寞，親戚子侄一大堆，仍是一個家庭的生活。在美國就不同了，子女連父母都不願住在一起，還說什麼姑媽姨媽的。所以許多老年人還要結婚，找個老伴。許多一生獨身的宣教師，回到美國後也結婚呢！社會情形不同，不能怪她們。」

素玉又好像記得在什麼書上看過：「神在每個人身上的計劃不同，有的一生獨身，有的有美滿的家庭。基督徒應該在婚姻的事上尋求神的旨意，不可擅自作主，要獨身或是要結婚，免得日後不能做到自己所應許的，羞辱主的名。」

素玉想到這些時來自己的怪癖實在不對。朋友們的關心無論如何總是好意的，將人家的好意當惡意，這成什麼話？還有，人家給你介紹男朋友，並不是勉強你跟他結婚，有什麼氣好生？你不喜歡也就算了，幹嗎要給人家臉色看呢？這樣拒絕所有的機會，難道是順服神的旨意嗎？明明是阻擋神的旨意嘛！

「一見鍾情」是自己一向反對的，覺得這樣太危險，太過於注重外表；可是自己的態度，又似乎是崇尚「一見鍾情」的，看了一個男人一眼，便直覺地斷定喜歡不喜歡他。在白色的病床上，醫生檢驗她各部器官的時候，她却在檢驗自己的心靈。

三天後，醫生決定她是貧血，需要吸收多量的鐵質，給了她一瓶藥丸，讓她出院了。她衷誠地向病友說了道謝，回到自己的住所。

第二天，剛好是週末，她去教會赴團契，又去看了幾家親戚朋友，大家都驚奇她的改變。雖然她仍是沉靜寡言，然而她容光煥發，笑臉迎人，神色大大不同了。

（四）

素玉改變態度以後，奇蹟並沒有馬上出現。與幾個男人畧為交遊以後，她仍然沒有找到她所喜愛的人。但是她自己快樂了許多，沒有從前的鬱悶煩燥了。她常常禱告說：「神啊！